

茄山河

今日归来如昨梦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老里八早

摆辣现在,或者摆辣别人身上,估计老少有人会像伊迭能热爱自家曾经上班的地方。前段辰光,伊带阿拉又去,讲,今年已经第六趟来此地了。伊领仔阿拉,沿小径走近一幢平房: 啫啫,看见啦,从前的办公室,迭扇窗里的一张写字台前,伊坐了6年。

跟伊走进门,右手边两堵呈90度角的配有花格窗子的墙下,一块方笃笃的空地,伊两手比比划划,啫,当年大学毕业就分配到此地,学堂宣传部,背靠迭扇窗子坐辣写字台前;对面一只写字台面对窗门坐的是宣传部部长。

讲起来,当年老部长差勿多也就阿拉现在迭个年纪。

当时对老部长勿理解……比方,七点三刻上班,刚上班的伊欢喜最后一秒踏进办公室,而老部长已经拿办公室清扫得一尘不染,大冷天里穿件短袖汗衫,热气腾腾。上个厕所,老部长先要跟伊交待一句,伊懂的,就是要伊有样学样,进进出出伊要汇报;再比方,11点半吃中饭,伊假使早5分

钟立起来,老部长就会抬手看表,甩翎子拨伊,包括吃饭在内的各种事体,必须准时准点。

有一趟老部长家人生病,伊跟另外一个小青年商量,总要有所表示。伊记得自家是拎一袋苹果去的,当时也真切感受到了老部长的感动与谢意。结果第二天一到办公室,看到一袋苹果端端正正摆辣自家写字台浪,老部长讲,伊心意领了,收了一只苹果。

后来伊调了单位,再后来,学堂也搬了地方,勿过,有点事体一直记得。再后来,伊也退了。

迭个地方叫可园,也叫乐园,跟对过沧浪亭隔一条弄堂,一条河浜。从前伊就沿河浜旁边迭条小路来来回回,早浪上班,夜里回宿舍。伊孵了6年的迭间房间现在叫“学古堂”,是老早书院老师之间、师生之间探讨学问的地方。

伊带阿拉重游沧浪亭的舫天,事先打过招呼,所以,沧浪亭特地安排了讲解员。

讲解员是个小姑娘,眉清目秀,看上去廿五六岁,前情后事如数家珍,声音清柔,神情温和,态度谦恭,勿过,内心的骄矜还是让



人觉得着。交关内容,听时明白,忆时依稀。有意思的录几句:

小姑娘讲,当年北宋文人苏舜钦被罢官免职闲居苏州,花了将近三个月的工资,买下此地,原想休闲山水之间,了此一生。又因为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”两句,自号沧浪翁,小姑娘讲,水

混了,就用米汰汰脚,勿去官场混了。水清了,就用米汰清爽官帽浪的灰尘,出山当官为民。后来,真的是朝廷一招呼,苏舜钦马上去湖州上任,结果,半路浪“咣当”一记就跌没了。小姑娘讲,所以,苏舜钦应该算是终老辣苏州的。

欢喜舫种用自家闲话讲出来的故事。小姑娘讲,迭份工作伊已经做了12年,今年38岁了。希望能一直做下去。哦哟,真是岁月从不败职场美人,因为辣迭能的地方,因为有迭能的底气。

舫天看好沧浪亭,去可园之前,阿拉就排排坐辣位于园林西北角的锄月轩里的一间茶室吃茶。锄月轩,是当年光绪皇帝借用元代诗人萨都刺诗中的“今日归来如昨梦,自锄明月种梅花”之意取的名。锄月轩朝南,茶室北墙有6扇落地长窗,朝外看,隔一条河浜,隔一条路就是可园。

舫条河浜,当年苏舜钦每天坐船在家和沧浪亭之间来来回回。舫条马路,当年有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每天在办公室搭仔宿舍之间来来回回。

岁月如梭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住辣一条七转八弯的弄堂里。弄堂里几条支弄转弯角浪有一家烟杂店。

其实出弄堂勿远,马路边浪也有商店,商品搭仔价钿差勿多,勿过客人侪是过路客,一手钞票一手货。弄堂里的烟杂店就勿一样,侪是邻居熟人。假使是小囡来买物事,老板会问问伊屋里情况,要是大人勿辣屋里或者是生毛病了,会关照小囡“当心点”或者是带个口信问候一声,比起马路边的要多几人情味。

舫月烟杂店的店面是一间矮平房,门面开间3米左右,门外头摆只煤球炉。老板姓戴,五十几岁,矮矮胖胖,和声细语,交关和善。进门就是两只装有大块玻璃的木质柜台,柜台里有铅笔、橡皮、信封、信纸、发夹、针线,还有一些仁丹、十滴水之类的常用口服药,虽然品类很杂,但摆放得整整齐齐。柜台的台面上,显眼位置摆了一组玻璃瓶,瓶里装着五颜六色的散装糖果。靠墙位置的台面上另有一个三层玻璃柜,里向是各种牌子的香烟。柜台后面摆着一排货架,上面分门别类地摆放着草纸、肥皂、蒲扇、毛巾、石碱、蜡烛、火柴、灯泡,货架顶上则是一卷卷白纸、红纸、牛皮纸。货架侧面还挂仔一把鸡毛掸子,老板歇勿歇就要拿下来掸掸灰。

烟杂店天一亮就开门,一直到夜里九点钟才打烊。就算打烊了,只要辣门板浪一扇书本大小的小木门浪敲一敲,告诉老板需要啥物事,老板就会打开小木门,帮客人拿出来。我当时读小学,有辰光吃过夜饭,会辣烟杂店门口立脱一歇,勿是想买点啥,只是因为店里货架浪有一台收音机,说书、唱戏、滑稽,播啥听啥,一直要听到大人哇啦哇啦喊才回屋里。记得当时弄堂里只有舫月店有收音机。

有一天,我做好功课,准备到弄堂里白相。刚出门,隔壁老木匠就喊我,叫我帮伊买几支香烟,当时香烟是可以拆零卖的。我一看,老木匠正同伙计一上一下拉锯子,要拿一根电线杆粗的木头锯成木板,一时走勿开。我拿仔钞票直奔烟杂店,老板听我讲要买香烟,马上面孔一板,问:“小鬼头,依屋里没人吃香烟,买香烟做啥?”我讲明情况,老板才收过钞票,拿几支香烟塞到一只空烟盒里拨我。老板是怕我小小年纪勿学好,有意舫能问的。

还有一趟,我坐辣店门口听收音机,一个大概四五岁的女小囡来买火柴,老早弄堂里因为小囡白相火曾经发生过火灾,葛牢老板特别当心,就问买火柴做啥。女小囡讲是乡下头有人来,大人摸出香烟才发觉火柴盒子空脱了,就叫伊来买,老板才“喔”仔一声。因为有找零,老板怕小朋友路浪勿当心落脱,就拿找零的钞票包牢自来火,看伊塞进袋袋里,才挥手让伊离开。

舫是六十七年前的事体了,弄堂老早就拆迁了,但戴老板搭仔伊的烟杂店,还有收音机,我还是记得清清楚楚。

弄堂里的烟杂店 文 / 钱红春

想起春笋肉丝香 灶披间

自从春笋上市,交关老吃客就按捺勿住,先尝为快。春笋的黄、萝卜的白、菠菜的绿、香椿的青绿搭仔红褐色等,伊拉一道构成了春天美食的撩人风景。尤其是鲜嫩可口的春笋搭仔肉丝组合搭配,邪气受上海人的欢迎。春笋主要的优势是鲜嫩,再加一眼肉丝,一道翻炒,端出来就会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弥漫四周,仿佛带来无尽诗意,给悄然远去的冬天画了一个句号。

就舫只菜来讲,一般选纯精肉为好,勿过也有人欢喜用五花肉,肉肉的分量比较小,算是配角,因此有人将其归入半荤。可以讲春笋就是春季美食里的一道精品。伊肉质浅黄,外面有一层层毛茸茸的表皮包裹,一般生长辣向阳的地方,看起来好像一动勿动,实质却是生机勃勃,还多了几许憨态。因为有春笋唱主角,有葱的白绿相间,于是就白绿里透着浅黄,浅黄里泛着白绿,又有肉丝“画龙点睛”,就使舫道菜的色香味变得鲜活起来,别有一番春的情趣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春日里的春笋肉丝香,营养也是“一级棒”,对人体健康益处多多。

在时令当家菜中,荤素的综合考虑至关重要。舫是因为,春天相对于其他季节,人容易犯困。少荤多素,有利于调整人体生物钟。春笋炒肉丝契合了春天美食和健康的基本要素。按照屋里负责掌勺的妻子的讲法,春笋炒肉丝舫道菜的做法属于比较简单的,只需注意锅内翻炒的先后顺序,尝鲜时就能感受到一种好吃的滋味。这种滋味,看似平常,却又蕴含有一种独特的意境,让人勿忍割舍。

我忽然想起一句闲话:“尝鲜不道春笋”。讲得好,讲得贴切。欢喜伊,完全是勿需要理由,也勿需要商量的,因为春笋就是迭个季节当之无愧的“明星”!

“几化”是从“几何”来 文 / 叶世荪

沪语中古语

汉语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,是用词表义的愈益精准化。除了增减字形结构笔画、创造新词之外,赋予既有词汇以新意或重塑其使用习惯也是常见的方法;譬如表示“多少、若干”意味的“几何”一词,在1607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《几何原本》问世后,便被赋予了新的含义,并逐渐成为汉语中研究空间结构及其性质的专用学科名词,从此,只说“多少”,不言“几何”。而原有的释义只存身于古代历史文献中;像在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里:“为犹将多,尔居徒几何?”《乐府诗集·陌上桑》里:“罗敷年几何?二十尚不足,十五颇有余。”

但是,包括上海人在内的南方吴人另有自己的做法,即:通过保留古代读音,把表示“多少”和表示“几何学”的概念区分开来,前者读若jǐhào,后者读若jǐwū;而且还在字形上避免雷同,将表示“多少”的“几何”写作“几呵、几化、几花、几伙”等。娄关炎在《若干吴方言单词音义本字考》中认为:“晚清白话小说常用‘几化、几花’,化、花均发吴音huò;此词应是沿袭古汉语‘几何hō’二字”。不难发现,徐光启之后的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已经这么做了,他记录、编辑的民歌集《山歌》里就多次出现“几呵”一词:“陈家妈妈有人缘,风月场中走子几呵年”“看破子几呵个檐头贼智,听得子几呵个壁缝里个风声”。此后,如清代《官场现形记》《海天鸿雪记》《海上花列传》等都有用“几化、几花”表示“多少”的例句。2019年6月24日《新民晚报》刊载黄永玉的一篇文章,其中有“依有几伙钞票好数”,“几伙”也是“多少”的意思。

除了做代词用来询问数量多少之外,上海人也把“几化”用作副词表示“多么”。独脚戏《七十二家房客》有句台词:“有仔小囡几化烦,一日哭到夜”;评弹《玉蜻蜓》也有唱词:“相貌几化登样呵!”“几化”在上海人口里还可以用作形容词表示“许多”,《1930年代的上海话》里就有:“虽然昨日伊听得张太太背后头讲伊几化说话,伊一眼勿露出来”。被如此丰富应用的“几化”一词,还有一种上海人熟悉的重叠形式,就是说成“几几化”,意思是许许多多,着实不少。譬如《官场现形记》:“屋里向几几化化红顶子,才勒浪拜生日”;《九尾龟》:“格两日面孔浪瘦仔几几化化”。

总之,在古代以“多少”为基本词义的“几何”一词,今天以“几化、几花”等形式,继续活跃在上海的街坊弄堂里。

日常生活里的俗语 文 / 黄长贵

沪语趣谈

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人根据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谚语和俗语。可惜的是,许多有趣的沪谚俗语已少有流传。下面就从日常生活里的衣、食、住、行等方面列举一二。

衣——俗话说“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”,时尚申城爱美者众,与“衣”相关的俗语也很多,其中部分俗语还讲出了为人处世的道理,比如:“衣着整洁,做人清洁”“出门走路看风向,穿衣吃饭量家当”“不讲道理行勿远,衣勿贴身心勿甜”“修养在于行,衣着在于清”“看人勿看衣,办事勿图利”“衣勿如新,人勿如故”“十里认人,百里认衣”“交友不慎落皮,穿衣不慎落气”……

食——江南水乡有着浓浓的烟火气,与“食”相关的俗语不仅有做人的道理,也往往与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关,实实在在,入心入理,比如:“早起吃早点,晚间早点吃”“白吃白壮,咸吃黄胖”“面筋裹馄饨,一块土上人”“三年烂饭造层楼,三年薄粥养头牛”“小人勿可话事,麦粥勿可请人”“少吃多乐有路,先苦后甜是福”“多吃既滋味,多话勿值钱”“吃宴勤喝醉,请客勤图贵”“贪吃人家大肉,荒脱自家大熟”“一口气吃勿成胖子”……

住——与“住”有关的沪谚俗语中也不乏哲理与激情。“遮风挡雨靠房,人生靠爷娘”“造房要余地,做人要留情”“百万买宅,千万买邻”“住弄堂是挤,烟火气有喜”“家有父母陪伴住,代代传承是大福”“住一起勿怕家长里短,住一房就怕鸡毛蒜皮”……

行——与“行”相关的俗语中有很多有趣的智慧,例如:“晴天备伞,雨天备晒”“出门看天,进门看脸”“要知山下路,须问过来人”“脚踏实地,勿行虚事”“屋里日日好,出门事事难”“鱼有鱼路,虾有虾路,螃蟹无路,横行三步”“美名岂在饿顽石,路上行人人口胜碑”“心安处是故乡,情深处是爷娘”……